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沈馬臣主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臣劉光第

謄錄監生臣王寶唐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九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竇何列傳第五十九

竇武傳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  
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

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為貴人  
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  
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  
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  
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  
路勻施貧民兄子紹為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侈武每  
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  
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

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建永康元年上  
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  
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

世

熙盛也

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

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

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

梁冀孫壽

寇榮鄧萬世見桓紀也

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

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

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

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

二世即胡亥

趙高之變

不朝則夕

趙高使女壻間樂弑胡亥於望夷宮

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

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

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

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

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

留神澄省時見理出

時謂即時也

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

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

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

音古本反

劉祐魏朗劉矩尹勲

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媯皓苑康楊喬

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

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

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

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

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

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

嘉士猶善人也

福至實由善

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

上音時大反

帝不

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

囚罪輕者皆出之

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

其冬帝崩無

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

儵稱解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為靈帝拜

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為聞



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鄴侯遷步兵校尉紹  
弟靖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  
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  
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  
海內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  
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勲為尚  
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  
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

等列於朝廷請前越雋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

頸企踵思奮其智力

續漢志曰桓帝初京都童謡曰游平賣印自有評不避賢豪及大姓

案武字游平與陳蕃合策戮力唯德是建咸得其人賢豪大姓皆絕望矣

會五月日食蕃復

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

元帝時奄人石顯為中書令譖御史大夫蕭望之令

自殺也

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

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

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

女尚書內官也夫人

即趙  
嬈

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  
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  
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  
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  
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  
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蘓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  
節等太后允豫未忍

允音淫允  
豫不定也

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

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

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颺颺音立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勲侍御史祝璿雜考颺辭連及曹節王甫勲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

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  
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  
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  
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吏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  
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  
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  
取啓信閉諸禁門啓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  
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為  
封榮傳審印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  
信然後受之

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冰冰疑不受詔甫

格殺之遂害勲出鄭颺還共劫太后奪璽書

○劉攽曰案太后所

守非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字順帝亦先奪得璽綬

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

複道

複音福

使鄭颺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

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

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

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

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

騶都侯劔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眞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續漢志曰桓帝末京師童謡曰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織織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硯案易曰拔茅連茹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時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內英賢並見廢錮茅田一項言羣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法度也四方織織言姦慝不可理也嚼飲酒相強之辭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

言但禁錮也後年硯者陳蕃竇武等誅天下大壞也硯音苦救反硯猶惡也

收捕宗親賓客

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即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已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荊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為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



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為流矢所

中死

飛矢曰流矢中傷也

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

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

廣雅曰木藪生曰榛

徑至喪

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蜷屈

蜷音丘吉反

若哀泣之容

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

祥吉凶之先見者尚書曰亳有祥

騰字

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

騎萬計徵求費後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

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

南陽屬荊州故請以

刺史比司隸

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

漢官儀曰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朝會與

三府掾同也

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

官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

漢官儀曰溫字伯慎穰人也封玄鄉侯太

史奏言有大臣誅死董卓取溫皆殺於市以厭之

### 何進傳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為潁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

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為大將軍率

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別

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慎侯

慎縣屬汝南郡

四

年滎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

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

於成臯拜苗為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

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

假司馬伍宏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

太公六韜篇第

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  
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曰吾  
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為之柰何可以威厭四方進以

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

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

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

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

畢帝躬擐甲介馬

擐音宦擐貫也介亦甲也

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

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

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

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

○劉攽曰案文漢無屯騎都尉當誤都字宜作

校也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

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

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

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

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

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兗二州兵須紹還即戎

事以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

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為主

前書曰佻輕也

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

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

時在內欲先誅進而立協及進從外入碩司馬潘隱與

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

氏

廣雅曰僂疾也音任覽反

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

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

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

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

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

靈帝母董太后居長樂宮

將軍宜更清選

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

寵貴海內所歸

袁安為司徒司空孫湯為司徒太尉湯子成五官中郎將成生紹故云累世寵

也貴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

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顥

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

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婦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表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言語漏洩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



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名

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

申伯周申后父也詩大雅曰唯申及甫唯周之

翰

今大行在前殿

人主崩未有諡故稱大行也前書音義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

將軍

宜受詔領禁兵

○劉攽曰案文多一宜字

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

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

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

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

人共對事乎

楚詞曰楚楚鮮明貌也詩曰衣裳楚楚

進難違太后意且欲

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  
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  
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  
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闥者或數  
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  
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  
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  
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

易屯卦六三爻辭也  
虞掌山澤之官

即鹿猶從禽也  
無實言不可得

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

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

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

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

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

前書梅福上書曰倒持太阿授楚以柄功

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

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

太守橋瑁屯城臯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

武猛謂有武藝而勇猛者  
取其嘉名因以名官也

皆以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

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貴  
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  
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  
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  
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  
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  
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

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  
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  
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  
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捕  
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  
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  
歸私門唯受恩累世唯思念也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  
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

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省

欵音許物反

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

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

罪也

說文曰憤憤亂也

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

陳留王協母王

美人何后鵠殺之帝怒  
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

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  
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於  
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  
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  
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  
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  
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斫

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

複音福

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

數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



吏能為報讎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  
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  
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  
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

○劉放曰  
案文少一

死字是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  
發露得免者二千則死者何可勝計矣紹因進兵排

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因迫遂將帝與

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

穀門洛城北  
當中門也

公卿

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

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劒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舞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勢卒而事敗閹豎身死功頽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

言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傳

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也

左傳曰楚伐宋宋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公將興之不可宋公不從遂與楚戰大敗於泓也

贊曰武生蛇祥進自屠羊

進本屠家子也

惟女惟弟來儀紫房

上惛下嬖人靈動怨將糾邪惡以合人願道之屈矣代

離凶困

代更也

後漢書卷九十九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竇武傳太后允豫未忍○允字本或作宀誤允豫即允  
豫也

何進傳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朱氏子五行  
志作皇后異父兄朱苗

張讓段珪等因迫○何焯曰因疑作困

後漢書卷九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滂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鄭孔荀列傳第六十

鄭太傳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

開封縣故城在今汴

州南少有才畧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

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

業為尚書侍郎

續漢志曰尚書凡六曹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宦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

借音子夜反

將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

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



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  
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顥共說卓  
以袁紹為勃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  
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  
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  
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更對曰詭猶詐也非謂無  
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畧陳  
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强盛然光

武以來中國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

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

孟卓

名邈坐不闕堂

言不妄視也

孔公緒

孔

清談高論嘯枯吹生

枯者

嘯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

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鋒

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

悍勇也

未有孟

賁之勇慶忌之捷

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

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  
伍船人怒以楫號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瞋  
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舡中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  
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能及聊城

之守

史記燕將攻下聊城因保守之齊將田單攻之歲餘不下

良平之謀可任以偏

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

恃衆怙力

怙亦恃也

將各基峙

峙止也

○劉攽曰案文基當作基謂如基不動作基無理

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

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

矢

挾持也

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

也且天下彊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

○劉敞曰案文多一有字

緣者字生之

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

義從八種並見西羌傳

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

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

謀可恃以膠固之衆

膠亦固也

當解合之執猶以烈風掃彼

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

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

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

玄學該古今

玄北海人故云東州

北海邴原清高直亮

魏志原字根矩北海

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搵尚稱

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

計畫足知彊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

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滎陽

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淄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膠西

王卬膠東王雄渠景帝三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滎陽

况今德政赫赫股肱

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

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

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為將軍使統諸

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畧過人而結謀外寇  
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為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  
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饑亂士大夫多不得其  
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膽救者甚  
衆乃與何顥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顥等被執公業脫身  
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為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  
年四十二

孔融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

帝師位至侍中

前漢霸字次儒元帝師解見孔昱傳

父伯太山都尉融幼

有異才

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

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

李膺

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為太尉與此傳不

同也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

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

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

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

德比義而相師友

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源明道德

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

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

煒音于甌反

坐中以告煒煒曰

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

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

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

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

刊削也謂



削去告人姓名○劉放曰正文案覽何能  
判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儉與融兄

有舊亡抵於褻不遇

抵歸也融家傳  
褻字文禮也

時融年十六儉少

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

窘迫也

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

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

舍止也

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

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褻融送獄二人未不知所坐融曰保

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褻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

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

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

前書音義曰讞  
請也音宜傑反

詔書竟坐褻焉

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邱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  
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  
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  
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

撓曲也音  
乃孝反

河南尹何進當遷為

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  
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

進曰孔文舉有重名

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舉於  
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

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

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

○劉放曰案漢官無中軍候唯有北軍中候耳明字有脫

也誤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

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眾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

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

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

等

璆音巨秋反又音求

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

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

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歛葬之時黃

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

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

為

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

劉備

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為

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

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

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

迄竟也

在郡六年劉備

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

隱憑也莊

子曰南郭子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

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

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

說文云隸附著

初太傅

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索術術輕侮之

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恨

遂嘔血而斃

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

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及喪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

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磧以上公之尊秉髦

節之使銜命直指

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錦衣直指

寧輯東夏

輯和也

而

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

所上章表及署補用皆以

日磧名為首也

附下罔上

前書曰附下罔上者刑

姦以事君

左傳叔向曰姦以事君者

吾所

能禦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

公羊傳曰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

曰與我紀侯之覲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以蕭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覲請諾

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叔子者齊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請

戰一戰而不勝請再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

○劉攽曰注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又云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案公羊本文及當作反又但云東其畝多西字下文又宜僚臨白刃而正多一使字却少一地字及多一西字

色楚白公勝欲為亂謂石乞曰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王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王室大臣豈

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碑隨從周

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

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

公羊傳曰叔孫得臣

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而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也

鄭人討



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

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

注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

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

加禮朝廷從之而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

敦龐善否不別

左傳楚申叔時曰人生敦龐杜預注龐厚大也

吏端刑清

端直也

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

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

以古刑投之以殘棄

殘其支體而棄廢之

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

尚書曰紂斲朝涉之

脛孔安國注曰冬日見朝涉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書

水者謂其脛耐寒斷而視之賈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人養千八百君也若各別一人是下常有千

八百紂也

○劉攽曰案文少一天字

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

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

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為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以夙沙衛易

已衛奔高唐以叛

伊戾禍宋

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座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

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馳而告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縊死公

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

趙高英布為世大患

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宮人也遂專信

任之後殺李斯刼殺胡亥卒亡秦也前書黥布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為羣盜及屬項羽常為先鋒陷陣後歸漢為九江王謀反誅之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

耳雖忠如鬻拳

左傳初鬻拳彊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

遂自刎楚人以為大閹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信如卞和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已刎其左足及文王

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刎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

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荆王封和為陵陽侯和辭不就而去乃作怨歌琴操曰進寶得刑足離

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兮斷者不續豈不寃兮

智如孫臏

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為

將軍自以不能及臙陰使召臙斷其兩足而黥之臙後  
入齊威王問兵法以為師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  
往龐涓聞去韓而歸臙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  
輕齊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  
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  
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  
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  
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  
於是令齊軍曰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  
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攢火燭之讀書未畢  
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  
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矣○劉攽曰注軍半至案史記  
彼文更有他語故末云軍半至今既節取不宜  
長此三字又令齊軍曰善射案文多一曰字

冤如巷

伯

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  
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

王才如史遷李陵為匈奴敗馬遷明陵當必立功以達

如子政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

才得踰冬減論班固云一離刀鋸沒世不齒國語中刑

是太甲之思庸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穆

公之霸秦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因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之罪

也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韓詩

遂霸西戎事見左傳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

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嗽不知其為惡也

之守邊

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為郎為言文帝赦尚復為雲中守

也

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

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

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

天地擬斥乘輿

斥指也

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

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

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

國體謂國家

之大體也

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

老子

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陛級縣遠祿位限絕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

如地故陛乃九級上 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

廉遠地則高堂也 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如日月無得而踰焉 每有一豎臣

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形見也 愚謂雖

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前書賈誼

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乎貴臣之近主乎 是以齊兵

次楚唯責包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茅束也茅菁

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也 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

于晉我孰敗之蓋晉敗之曷為不  
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前以露表術之罪今

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

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  
百仞而跛牂牧其上矣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  
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爾雅曰羊牝  
曰牂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  
案表跋扈

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

鄭玄注儀禮曰篚竹器  
如篚也書曰厥篚玄纁

組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  
王受亡道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孔注曰天下罪人  
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泉府藪澤也  
郃鼎在廟章

孰甚焉

左傳取郃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  
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



戒懼部鼎在廟彰孰甚焉部鼎部國所作也

桑落瓦解其執可見

詩曰桑之落矣其黃

而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

海王祗薨

並獻帝子

帝傷其早歿欲為修四時之祭以訪於

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

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

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

帝是也

梁懷王相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兄也為皇太子四歲廢為王坐侵廟塙地自

殺齊懷王閔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薨臣賢案齊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為懷王作

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融家傳及本傳皆作公此為王者亦誤也

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

為諸在沖胤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

恩稱音尺證反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

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安也初曹操攻屠鄴

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袁紹

傳熙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魏畧曰熙出在幽州甄氏侍姑及鄴城破

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融乃與操書視見其顏色非凡太祖聞其意為迎取之

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妲己音丁未反又音旦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紂用其言

毒虐衆庶武王剋殷斬妲己頭縣之於小白旗以爲紂之亡由此女也出列女傳

操不悟後問

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

建安十三年

也年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

矢

國語曰昔武王剋商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肅慎國記曰肅慎氏其地在

夫餘國北東濱大海魏畧曰挹婁一名肅慎氏說文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狀如荆葉如榆也

丁零

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國前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

海上丁零盜蘇武牛羊武遂窮厄也

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

之多侮慢之辭

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裡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

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鋪糟歎醢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

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

邪偏

跌宕不正理

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

諸侯

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侯畿鄭玄注畿限也

操疑其所論建漸廣

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

大業山陽郗慮

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虞浦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

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曹操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劉放曰注獻帝嘗時見慮案文時當作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

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

尚書曰舜以伯禹為司空禹讓稷契

暨臯陶以益為朕虞益讓于朱虎熊羆以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夔龍故麟鳳來而頌聲

作也

史記白於是禹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皇來儀

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

若齊孟陽代君居牀以待賊西漢紀信乘黃屋誑楚之類也

破家為國

若要離楚妻李

通誅宗族以及至其敝

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

史記范睢一餐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故鼂錯念國遘禍於素盞

景帝時錯為御

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為名素盞與錯不相善素盞乃進說請斬錯以謝七國景

帝遂斬錯也

屈原悼楚受譖於椒蘭

屈平楚懷王時為三閭大夫秦昭王使張儀譎

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請會武關平諫王不聽其言卒客死於秦懷王子子椒子蘭讒之於襄王而放逐之見

史記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鄧禹威損

失於宗馮

鄧禹征赤眉令宗欽馮惜守枸邑二人爭權相攻遂殺欽因反擊禹今流俗本宗誤作宋

也由此言之喜怒哀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音昔廉蘭

小國之臣猶能相下

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黿池歸拜蘭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

吾不忍為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寇賈倉

之肉袒負荊謝之相與為刎頸之交事見史記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升伯之怨齊侯不疑射鉤

之虜

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即位以管仲為相也

夫立大操者豈

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

介猶蒞芥也公法雖

平私情為  
蒂芥者也

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

中夜而起

憮音舞憮  
失意貌也

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

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

史記齊威王使  
大夫追論古者

司馬法其法論  
田及兵之法也

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

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

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

君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

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



矣融報曰猥惠書教

猥曲也

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

鄰

山陽與魯郡相鄰比

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

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

懽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

宣子

趙盾謚也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

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

厥也中吾乃今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知免於罪矣

非三閭

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故曰三閭

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

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

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囓

適足還害其身

夏小正云昆蟲也孫卿子曰昆蟲亦有知

誠無所至也晉侯

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

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

成叔向命各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

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

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

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

韓信貧賤淮陰少年侮之令信出胯

下榆次之辱

史記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去

不知貶毀

之於已猶蚊虻之過也

蚊音文虻音蚤蚊虻之暫過未以為害

子產謂人

心不相似

如左傳曰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面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或矜執

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

酒酸也

鑪累土為之以居酒瓮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鍛鑪故名鑪字或作壚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

槩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挈壺往沽狗逆齕之酒所以酸而不售

至於屈穀巨瓠堅而

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

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

待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  
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為可以盛  
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  
割而斟吾無以此瓠為也將棄之今仲不待仰人而食  
亦無益人國它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郝為故吏融所  
亦堅瓠之類

推進趙衰之拔卻穀

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不輕

公叔之升臣也

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俱行與文子同升之於公與之並為大夫俱音士

眷反見  
論語

知同其愛訓誨發中

言曹公與已同愛郝慮故發於中心而訓誨雖

懿伯之忌猶不得念

禮記檀弓曰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

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况恃

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

賢吏謂處也

輒布腹心脩好如初

苦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

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

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閑職

賓客日盈

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

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

漢官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武賁

千五百人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詩大

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

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

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

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

忌而郝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畧曰粹

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建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融誅之後人

親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

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

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代祖孔父

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

謗訕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也蒼頡篇曰訕非也又融為九列不遵朝

議禿巾微行

謂不加幘

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襴衡跌蕩放

言

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

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

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

說文曰瓶缶也

字書曰瓶似缶而高

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

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

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

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奕碁融被收而不動

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

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  
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  
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  
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  
善每戒融剛直魏畧曰曹操為司空威德日盛融故以  
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令改節融不  
從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  
何用生為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  
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



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

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藥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前書曰藥

布梁人也為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

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慙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故上書訟之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  
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

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

紓舒解

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

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若夫文舉之高志  
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

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也忤逆故使移鼎之迹事

隔於人存

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左傳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

虐鼎遷于周

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

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身後謂曹丕受禪

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

哉

園即利字音五丸反前書音義曰利謂利園無稜角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

也賈誼曰

懔懔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懔懔

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皜音古老反

# 荀彧傳

荀彧字文若

袁宏漢紀或作郁

潁川潁陰人朗陵令淑之孫也

朗陵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

父綰為濟南相

綰音古本反

綰畏憚

宦官乃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

典畧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取轉

以妻彧

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顥名知人

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

令

亢父縣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亢音剛父音甫

董卓之亂棄官歸鄉里

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

密縣西山也

彧

謂父老曰賴川四戰之地也

四面通也

天下有變常為兵衝

密雖小固不足以扞大難宜亟避之

亟音紀力反

鄉人多懷

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或乃獨將宗

族從馥留者後多為董卓將李傕所殺畧焉或比至冀

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或以上賓之禮或明有意數

數計數也○劉攽曰案文但云明有意數不成文史筆不如此蓋有一聰字

見漢室崩亂每

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或聞操有雄畧而度紹終

不能定大業初平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

子房也

比之張良

以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

鎮東司馬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或守甄城

縣名屬齊東郡

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郵音絹

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操

典畧

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

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

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或

譎詐也

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

擊陶謙宜亟供軍實或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

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或或將

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

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

曰何知貢不

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為一州之鎮往必危也

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必定及其猶

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

不令其有去就也

若先懷疑

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知城不

可攻遂引而去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

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

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

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

焉

三城謂甄范東阿也

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或

諫曰昔高祖保關中

高祖拒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

光武據河內皆深

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

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

曹操

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遂進兵破黃巾等故能平定山東也○劉攽曰注東郡守案文少一太字

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

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

熟麥約食穡穀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

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

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

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執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兗州遂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

恣睢肆怒貌睢音火李反又火佳反史記盜跖



日殺不辜暴戾恣睢未可卒制或乃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

而諸侯景從

左傳卜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晉侯以左師逆王王

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漢高祖為義帝編素而

天下歸心

項羽殺義帝於郴高祖為義帝發喪高祖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

今項羽放殺義帝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

自天子蒙塵

蒙冒也左傳臧文仲曰天

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

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

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尚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乃

汝今鑿駕旋軫

鄭立注周禮曰軫與後橫木也

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

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或為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

皆與或籌焉或又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

魏志荀攸字公達太祖素

聞攸名與語大悅謂或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計事天下當何憂哉

及鍾繇郭嘉

魏志嘉字奉孝

潁川人也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大祖與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

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  
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陳羣杜襲襲字子緒

或薦襲太祖以為丞相軍  
司馬懿戲志才等  
即晉宣帝

皆稱其舉唯嚴象為揚州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

史後為孫策廬江  
太守李衡所殺  
韋康為涼州後並負敗焉  
康字元將

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  
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  
袁

紹既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  
魏志張繡在

悔之而復反操與戰  
紹與操書甚倨  
陳琳為紹作檄書

放橫父嵩乞匄攜養操贊  
操大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

敵以謀於或或量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呂布  
然後圖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呂布定徐州五年袁紹率  
大衆以攻許操與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  
府孔融謂或曰袁紹地廣軍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

其謀

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天  
姿壞傑權略多奇許攸字子遠

審配逢紀盡忠之

臣任其事

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  
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英雄記曰紀字元

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  
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信之

顏良文醜勇冠三軍

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

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

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籌事在

袁紹傳操保官度

官度即古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其所保處在今鄭州中牟縣

北官度口是也

與紹連戰雖勝而兵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

以致紹師

致猶至也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或報曰今穀食雖少未

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

先退則執屈也

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臯間久相持不決後羽請瀹溝以西為漢而退高祖遂

乘羽敗之垓下追殺之

公以十分居一之衆

言與紹衆寡相懸也

畫地而守

之言畫地作限隔也鄒陽曰畫地而不敢犯搯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音搯

厄搯謂捉持之也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

操從之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封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年操以紹新破未能為患但欲留兵

衛之自欲南征劉表以計問或或對曰紹既新敗衆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合糾

也乘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領

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以為冀部所統既廣則

天下易服操將從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  
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  
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  
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  
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  
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  
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  
矣遂寢九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

兵官度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往

之便遠恢進討之略

恢大也

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

守徼其軍實

徼邀也音古亮反

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

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復備陳

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

左傳南轅反旆杜預曰軍門前大旂

克平

四州

謂冀青幽并也

向使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

鼓行謂鳴鼓而

行言無所畏也

敵人懷利以自百

各規利人百其勇也

臣衆怯沮以喪氣

沮止也

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執

捷勝也

復若南征劉表委



棄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

沔即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為沔

利既難

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

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

搏擊也高

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為最功臣多不服高祖

云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

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指示功

人也縱或作蹤兩通○劉放曰注蕭何發指示案文少

一縱  
字  
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

張良未嘗有獸關功高帝曰運策帷

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以封之原其績効足享高爵而海內

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

侔等也

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

疇戶邑

前書曰復其後代疇其爵邑音義曰疇等也使其後常與先人等也

或深辭讓操

誓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

左傳介子推晉文公

臣况君奇謨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

搃不專功欲分功於或也

雖慕魯連冲高之迹

史記曰趙欲尊秦為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

於天下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為也

將為聖人

達節之義乎

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

於是增封千戶并前二千戶

又欲授以正司

或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也

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

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或所策或曰今華夏以平

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

從之會表病死

魏志操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

昭字公仁

濟陰人也

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

禮舍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

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

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谷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

密以訪或或曰

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庸崇著猶秉忠貞之

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

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

愛人也以姑息也

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

因表留或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

之任

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扞燕苴曰臣素卑賤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

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即監督之義也所以尊嚴

國命謀而鮮過者也

左傳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臣今當濟江奉辭

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

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

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

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以為重書奏帝從之遂以或為

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

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

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聞操來夾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

或病留壽春

壽春縣屬

淮南郡今壽州郡也

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時年五十

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

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或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齎璽書犒軍飲享禮畢或請問太祖知或欲言揖而遣之遂不得

留之卒於壽春

帝哀惜之祖日為之廢讌樂

祖日謂祭祖神之日因為讌樂也風

俗通曰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祀以為祖神漢以午日祖

謚曰敬侯明年操遂稱

魏公云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

詩曰百川沸騰

天下之命倒懸矣

趙岐注孟子曰倒懸猶困苦也

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

間關猶展轉也

察其定舉措立言策

措置也

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

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

言或本心不背漢也

誠仁為已任期紓

人於倉卒也

紓緩也音舒

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

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為中賢以下道無求

備智筭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

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

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

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許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勾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兵待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強晉果敗吳越襲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

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

者也

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濟也言或豈願強曹氏令代漢哉事不得已也

方時

運之屯遭

易曰屯如遭如遭音竹連反

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執

彊則皇器自移矣

謂魏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

此又時之不可並

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

謂詭辭以對卓

揮金僚朋

擲散也

北海天逸音情頗挫

逸縱也頗挫猶抑揚也

越俗易驚孤音

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

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謨之高竟誰佐也

或

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一

迹若可疑心如一也

後漢書卷一百



後漢書卷一百考證

孔融傳拜中軍候○刊誤補遺曰郭仲奇碑額云北軍  
中候祝睦碑云北軍軍中候然仲奇碑中但云拜軍  
中候不言北軍與額不同郭寃碑亦但以軍中稱之  
者蓋當時官稱所尚如此北海傳當云軍中候其文  
倒耳無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軍軍中候  
之稱其辭或省則曰北軍中候軍中候云

後漢書卷一百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一百一  
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典簿臣劉光第

膳錄監生臣王寶唐

膳錄監生臣陸紹臺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一百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皇甫嵩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  
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

廉茂才

續漢書曰舉孝廉爲郎中遷霸陵臨汾令以父喪遂去官

太尉陳蕃大將軍

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爲議郎遷北地太守初

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

良或作郎

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

跪拜首過

首音式受反

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

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

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

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

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

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  
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  
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  
常侍封誥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  
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  
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  
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  
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

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

幟音尺反又音試

時人謂之黃

巾亦名為蛾賊

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諭賊衆多故以為名

殺人以祠天角

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所在燔燒官府劫畧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

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脩理攻守簡練器

械自函谷大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

並置都尉

大谷轅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

召羣臣會議嵩以為宜

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

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

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

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

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

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

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

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

今賊依草結營易

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

田單之功可成也

田單為齊將守即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矛盾於其



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勅軍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

士皆束苴乘城

苴音巨說文云束葦燒之

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

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

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

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

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

西華縣屬汝南餘

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

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

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

戰於廣宗

今貝州宗城縣

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

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

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

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擊獲甚衆角先以

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

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

於城南

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

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

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

並屬扶風

合八千戶

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為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

干謂冒進

難得而易失者時

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

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九命將王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

兵動若神謀

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

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

三分之業利劒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

乖也

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令信背漢參分天

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反為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為女子所詐豈非天

哉

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足以振

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

撝即麾字古通用叱咤怒聲也

赫然奮發因危

抵頽

抵音紙擊也

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

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  
河飲馬孟津誅閹宦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  
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厲熊羆之卒因迅  
風之執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  
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推  
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  
雕哀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  
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左

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

久居

史記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

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

功豈庸才所致黃中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

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

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

有令名死且不朽

二句皆左傳之辭

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

計不用因亡去

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

病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以衛

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十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為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



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

孫子之文

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

孫子

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倉雖小城守固

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

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司馬

兵法之言

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蠆有

毒

皆左氏傳文

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

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

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明年卓拜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

酈音歷

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

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  
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  
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  
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  
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

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不如顯

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為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

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

質讓責以大義

質正也

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

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

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

下皆拜以屈嵩

風音諷謂諷動也

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

備音服說文曰備牛乘馬備古服字今河朔人猶有此言音備

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

獻帝春秋曰初卓為前將軍嵩為左將軍俱征邊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

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及卓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凰耳

被誅以嵩為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

冬以流星策免

續漢書曰以日有重珥免

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

李傕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為郎

嵩為人愛慎盡勤

○劉攽曰案文愛非所以配慎當是畏字勤又當在盡字上

前後

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

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

言汲引之速

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

亦顯名後為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雋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為業雋以孝養致名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為規解對

規被錄占

對雋為備錢以解其事

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

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以雋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

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  
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  
言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為  
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羣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  
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  
縣光和元年即拜雋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  
所調家兵童僕之屬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  
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



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  
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黃金五十斤徵  
為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畧拜為右中  
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  
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  
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  
衆數萬殺郡守褚裒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  
曼成賊更以趙弘為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

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

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

史記曰白起郢人也善用兵事秦昭

王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為亞卿後為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雋討潁川

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

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

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  
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執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  
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  
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  
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為帥還屯宛中雋急攻之夏  
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  
西鄂故城在今鄧州向  
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斬  
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將  
軍振旅還京師以為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

錢塘今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皆遂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

加位特進以母喪去官起家復為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

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掾哉作緣哉

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

李大目白繞畦固苦晒之徒

九州春秋晒作蝟音才由反

並起山谷

間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輕

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氏根

左氏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預注云于思

多鬚之貌也

大眼者為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

萬小者六七十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雋為河內太守

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為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  
拜雋為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  
卓擅政以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  
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  
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為已副使者拜雋辭不  
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  
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  
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

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雋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為副卓後入關留雋守洛陽而雋與山東諸將通謀為內應既而懼為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守洛陽雋聞復進兵還洛懿走雋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董卓



聞之使其將李僮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僞僞逆擊  
為僮汜所破僞自知不敵留闕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  
誅僮汜作亂僞時猶在中牟陶謙以僞名臣數有戰功  
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傑共推僞為太師因移檄牧伯  
同討李僮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僞曰徐州刺史陶謙  
前揚州刺史周乾瑯邪相陰德東海相劉熾  
熾音巨  
眉反彭  
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  
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

騎將軍河南尹莫府

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言敢言之○劉放曰案刺

史在郡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言刺史并郡上列卿府云云

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

傜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

是以臨官尹人縉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為自非明哲雄

霸之士曷能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

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

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

凡百君子靡不顯顯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

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李侗  
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誦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  
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

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

况天子詔乎且侗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畧又執力  
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侗  
徵復為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錄尚  
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  
未發會李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

亂故雋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雋與太尉楊彪等  
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雋等雋素  
剛即日發病卒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畧受賑倉卒之時

春秋左氏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賑宜社  
之肉也爾雅曰舉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  
謂之宜及其功成師尅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

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

新序曰楚白公勝既殺令尹司

馬欲立王子閭為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及王子閭曰  
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

惡其位以潔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衆以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旅鄭玄注云鞠告也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

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

山東連盟謂上云羣

師及袁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莊子曰孔子見盜跖退曰吾幾不免虎口

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著平原華

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

華嶠譜序曰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為散騎常侍每

言其祖魏太尉歆

魏志曰歆字子魚

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

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歛策

而已不有焉

歛策不論其功

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

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  
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  
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贊曰黃妖衝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

老子曰功成而

不居雋捷陳潁亦弭於越

謂平許昭也於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

言肅王命

並講屯慶

慶猶蹟也

後漢書卷一百一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

朱雋傳更封錢塘侯注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何焯曰錢唐自秦有此名以唐為塘乃俗字耳注家誤信水經注故引此

史臣贊亦弭於越注謂平許昭也○何焯曰斬梁龍非平許昭注誤平許昭乃臧旻事在其子洪傳



後漢書卷一百一考證